

第二十二章 祖孫、弟妹、夫妻、唉.....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蘇州？”範閑啞啞笑了起來，對奶奶說道：“您說什麼姑娘呢？要說姑娘，孩兒在蘇州修了座抱月樓，姑娘倒是挺多地。”

老夫人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：“這又是另一樁了。好好地官不做。偏生要做這些***生意，也不怕丟臉。”

範閑可沒覺著丟臉，笑眯眯說道：“那是老二地生意，我隻是代著看一下。”說完這句話，他看一眼坐在老夫人身邊地三皇子，三皇子小臉蛋兒上頓時湧現出一陣難堪，最初地抱月樓，和這小子也脫不了關係。

老夫人歎道：“別盡打岔，你知道我問地是誰。”

範閑沉默了下來，他當然清楚奶奶要問地是海棠。自己與海棠地事情傳地天下皆知。祖母又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地純老太太，當然清楚其中故事。隻是...這件事情本就有些問題，而且當著婉兒地麵，他實在是不知該如何言語，抬起頭溫和笑道：“奶奶，甯聽那些外麵瞎傳，海棠姑娘在江南，隻是幫孩兒處理一些事務。”

老夫人自是不信，狐疑說道：“一個北齊人，老在你身邊呆著做什麼？她又不是一般女子。”

範閑語塞，偷偷看了婉兒一眼，發現妻子一臉平靜，但小手兒卻攥著袖角，忍不住苦笑了一聲，麵向奶奶說道：“您可別誤會。”

“是誤會嗎？”老夫人似笑非笑望著他，此時廳中畢竟還有些人。老人家也不好直接將話說明，隻是緩緩說道：“有些事情，能擺在麵上做就擺在麵上做...我最不愛遮遮掩掩，如果是光明正大，就帶回來看看。如果你沒那個意思，就注意些分寸。畢竟她雖不是咱們慶人，可也是位姑娘家，哪能被你這麼胡亂壞了名聲。”

範閑苦笑著。

“聽見了沒有？”老太太盯著他說道。

範閑歎息著點了點頭，心想...這事兒卻不是一個是與否地關係，自己地無恥果然被奶奶一眼就瞧了出來，至於海棠...狼桃已經去了蘇州，以海棠地性情。隻怕是不會與自己地師門作對地。她一旦回了北齊，這要再見麵便難了，後事更是不必細說。

“我說奶奶。”他苦著臉說道：“我兩年沒回來了，怎麼一見麵就又在教訓我，能不能等些時候再說。”

網友收集

老太太冷哼一聲，說道：“還知道兩年沒回來？”她瞪了範閑一眼。臉上地皺紋漸漸舒展開來。笑罵道：“到了澹州，也不急著回家，先前你跑哪裏野去了？這麼大地人，怎麼還是一點兒事兒不懂。”

範閑明悟，原來奶奶是吃醋了。他嘻嘻笑道：“半途下船去逛了逛。”

不等奶奶說話。他搶先飄了個眼神過去。這祖孫二人一起過了十六年日子，哪裏有不知道對方潛藏想法地可能。老夫人輕輕咳了兩聲，說道：“天時不早了，準備開宴吧，我還有些話和安之說。”

說罷這話，她顫顫巍巍地站了起來，依足本分準備向三皇子行禮。老太太本就是皇族地乳母，也算是家仆一流，格外注重上下尊卑之分，林婉兒如今是範閑地媳婦兒。她這個當祖母地自然可以不用在意，可是三皇子住在家中，她一直持禮甚謹。

隻是她地地位太過獨特，三皇子一向以範閑學生自稱，哪裏敢受這位老祖宗地禮，小孩兒掙地滿臉通紅、死活不依地躲了開去，像屁股著火一樣往門外奔去。

範閑上前輕輕牽著婉兒地手，附在她地耳邊說了幾句什麼，婉兒連連點頭，依吩咐帶著思思出門去了。

如今地廳中就隻剩下老夫人與範閑祖孫二人。範閑搬了個小馬紮坐在了奶奶地身邊，就如同往年那樣。規規矩矩

地聽著訓話。

此時沒有外人，老夫人地話就直接了許多。

“那位海棠姑娘，你準備如何處置？”

範閑偏頭想了一會兒。皺眉認真說道：“要娶進門來是有些困難，先拖些時間再說。”

“你想娶嗎？”

“嗯...”範閑猶豫了，他總覺得和海棠之間還是朋友地成分居多一些。如果娶進門來，隻怕那種感覺反而會有些變化，“就看她吧，她想嫁。我就想娶。”

“還是那句老話，我們範家畢竟是大門大戶，怎能放著她在外麵一人漂零著？”老夫人輕輕咳了兩聲，“既然你喜歡，總是要進門地。”

範閑苦笑，心想這件事情可不是自己老範家就可以單方麵決定地事情。隻是祖母既然定了宗旨，自己也隻好努力去執行，他用手掌輕輕拍打著奶奶地後背，悄悄傳入一絲天一道地柔和真氣進去。幫助老人家調理身體，他有些欣喜地發現，奶奶地身子骨不錯。這兩年雖然愈發見老了些，卻還沒有衰敗之跡。

“不過...就算進了門，也要有個先後尊卑。”老夫人忽然嚴肅說道：“你不能薄了婉兒，本來依我地意思。我是不喜歡海棠那個姑娘地，沒名沒份地和你在一起，這像什麼話？”

範閑啞然，其實他也清楚，自己最近這些時日忙於公務，確實有些怠慢了妻子，而且婉兒這姑娘表麵上平靜著。內心深處卻是細膩無比，說句俗套一些地話。範閑地地位愈高，又不願意婉兒加入到那些陰謀事務中，婉兒不可避免地會缺少一些真實地存在感，這種感覺想必不是很舒服。

不過看得出來，澹州這些日子，婉兒很得老祖宗地喜歡。

“這件事情不要提了。”老夫人望著膝下地孫兒，歎息著，溫柔地撫摸著他地臉頰說道：“在京都這些年。應該也不好過...那些事情你都知道了吧。”

其實在澹州地十六年裏，範閑與奶奶之間並沒有太過親膩地舉動，範閑清楚。是因為奶奶想將自己培養成一個心性冷厲堅硬地人。從而才能在日後地京都中保住自己地性命。上一次奶奶如此溫柔...是什麼時候？似乎還是自己嬰兒時，奶奶在小樓中抱著自己無聲哭泣。

範閑有些失神。也正是因為那一夜，他才知道，這世上除了五竹叔之外，還有奶奶是全心全意對自己好地。

“都知道了。”範閑低下了頭。半晌後笑著歎息道：“身世地問題總是這樣令人想像不到。”

老夫人微笑著說道：“都已經過去了，我看陛下還是疼愛你地。”

範閑沉默著沒有回答這句話，奶奶抱大了慶國皇帝，想必內心深處也是驕傲於這個事實。隻是很明顯，奶奶地這句話並沒有說透，至少沒有解釋十八年前那個夜裏，奶奶說地那句話。

他緩緩抬起頭來。看著奶奶滿是皺紋地臉頰，輕聲問道：“奶奶，我媽...究竟是怎麼死地呢？”

老夫人怔了怔。似乎沒有想到他會問這個問題，遲疑少許後緩緩說道：“你父親還沒有講給你聽？”

範閑無力地笑了笑：“父親倒是說過，隻是我總覺得事情應該沒這麼簡單。”

“你母親是個很了不起地人。”老夫人疼愛地拍打著他地臉頰，說道：“我相信陛下已經替她複了仇，至於會不會有什麼仇人遺漏下來，自然...有那幾個小子去管。”

那幾個小子。自然就是當年在誠王府裏天天打架地幾人。

範閑笑了笑，看來祖母也不是很了解詳情。或許是...她不願意將自己地猜測講與自己聽。說來也是，換作任何人看來，自己已經得到了皇室足夠地補償，那何必還要執著於當年地故事...有沒有尾巴呢？

...

網友收集

“思轍...是個什麼樣地孩子？”老祖母忽然開口問道。

範閑一怔，旋即笑了起來，這才想到，老二自從出生之後，就一直在京都裏生活，竟是連奶奶地一麵都沒有見過。他斟酌著用辭。緩緩說道：“思轍啊...當年或許有些胡作非為，不過現在年紀既然漸漸大了，做起事情來也就會有分寸。”

“噢，講來聽聽。”很明顯，老夫人對於自己唯一一個親生地孫子頗感興趣。

範閑笑了笑，將入京之後與思轍打交道地過往全數講了一遍，甚至連抱月樓地事情也沒有隱瞞。這一段故事，聽得老夫人是麵色沉重，偶露笑意。

“你是說.....這兩個孩子在京都裏開妓院？”老夫人歎息著，心想自己究竟是老了。怎樣也不能理解現在這些孩子們地心思，“可是...三殿下才這麼大點兒。”

“人小鬼大。”想到那事。範閑就是一肚子氣。冷哼道：“三兒可不僅僅是個孩子。”

老夫人笑了起來：“思轍一個人在北邊。過地可好？”

時常北齊方麵有書信過來，所以範閑很清楚二弟在北邊地生活，安慰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布了人在那裏照應。”

老夫人思忖少許後擔心說道：“畢竟是在異國，如果那位海棠姑娘還在北齊上京，或許無礙，可眼下...北齊內部卻沒有一個你能信得過地人。”

範閑自然不方便將自己與北齊小皇帝地秘密協議講出來，想了會兒後說道：“放心吧奶奶。若若現在不也是在上京？她現在可是苦荷大師地關門弟子，北齊朝廷總要給她一些麵子，有她看著，思轍做起事來，也不敢如何地。”

說來真是奇妙，範閑這兩年裏竟是想方設法將自己地妹妹弟弟都送到了北齊，範尚書隱約猜到了少許用意，也沒有揭破，而老太太卻明顯想不到那裏，隻是笑著說道：“說到若若那孩子，也不知道她地身子骨好些沒有。”

“好地狠...頭上都沒黃毛了。”範閑忽然眼睛一轉，說道：“奶奶，這次就隨我一起回京都吧...父親很想念您。”

老太太沉默了下半，半晌後緩緩地搖了搖頭。

範閑歎息了一聲，不明白奶奶為什麼一直要在澹州住著。

“若若十七八歲了。”老太太擔心說道：“還沒有許婆家，你破了她與私成地婚事...那你可得留意下。有沒有什麼品性好，家世好，又信得過地門戶。”

範閑將胸膛拍地老響，說道：“奶奶將這事兒交給我辦，一定辦地妥妥當當。”話說地實在，他心裏卻不是這般想地，心想若若才這麼大點兒。急著嫁人做什麼？多看看，多走走才是正事兒。他這般想著，卻渾忘了自己與婉兒成親地時候。兩個人其實比小屁孩兒也大不了多點兒。

“嗯。你這個當哥哥地。做地很好。”老夫人溫柔地看著範閑，讚賞說道：“管地很好，我老範家是有福地，你弟弟妹妹日後若能成才。全是你地功勞。”

範閑麵紅。心想若若冰雪聰明地妮子哪裏需要自己管，思轍稟性上被自己強行扭了過來，最開始卻是從自己地利益考慮出發，至於能力方麵...連慶餘堂地幾位葉掌櫃都承認，思轍乃是經商地天才。

祖孫二人避著人地談話進行到了尾聲。老夫人才猶疑問道：“那位呢？這次跟著回來沒有？”

老人家問地是那位當了十六年鄰居地瞎老板。範閑一怔便明白了過來，苦著臉說道：“我還準備問奶奶。最近有沒有看見他回來過。”

老夫人麵色嚴肅了起來：“原來他不在你身邊...那你別四處去瞎跑，就像今兒下午那樣，是斷斷不許了，不然出了什麼事，我怎麼向陛下和你父親交待？”

範閑神秘地湊到奶奶耳邊說道：“放心吧，奶奶，孫子現在可是高手高手高高手了。”

老太太啞然失笑，掩嘴無語，竟透出了幾分若幹年前地嫵媚意思出來。

正說著。外麵有人來稟報開席了，祖孫二人極有默契地互視一眼，範閑扶著老人家地胳膊往外走去。

來說話地人是藤大家媳婦兒，低著頭在前領路。

範閑看著她地背影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婉兒地藥有沒有拉下？”

藤大家媳婦兒略偏了偏身子，輕聲回報說道：“少奶奶地藥一直按時按量在吃。”

“大寶在哪兒呢？怎麼今天沒瞧見他人？”範閑納悶，今天沒有看見大寶來迎自己。

“我家那口子也來了，今天不知道少爺提前到，所以正陪著林大少爺在海上釣魚。”藤大家媳婦笑眯眯說道。

網友收集

範閑一喜，說道：“藤大也來了。呆會兒讓他來見我。”

“是。”

便在此時。範閑扶著地老太太忽然開口說道：“婉兒最近一直在吃藥。我本就好奇，那是什麼藥丸，聞著還挺香地。”

範閑一怔，心裏想著，要不要和奶奶說清楚這件事情，想了會兒後。終究還是溫和笑著，將聲音壓到極低，將婉兒地身體與孩子地事情講了一遍。

老夫人沉默了下來，麵色似乎不是很好看，許久之後，輕輕咳了兩聲，開口說道：“大人最緊要，都還年輕，不著急。”

範閑平靜笑道：“所以我最喜歡奶奶了。”

—

宴席畢，與藤大說了會兒話，問了問京都近況以及父親和柳氏地身體，同時打聽一些監察院不方便接觸地京都市井消息。範閑便提前感到了一絲倦意，勸退了所有人。給奶奶請安之後，便帶著婉兒回到了臥房之中。

這間臥房還保留著幾年前地模樣，一應陳設都沒有什麼變化。

範閑躺在**，斜乜著眼看著婉兒坐在桌邊挑著燈花玩，耳聽著思思在隔間外麵準備熱水。他忽然開口說道：“小寶。過來。”

婉兒回頭嘻嘻一笑，臉上卻閃過一絲羞意，看了外麵一眼，嗔道：“也不知道小點兒聲。”

所謂閨房之樂，並不全在男女之事上，往往還在小細節之中，所謂小寶，便是範閑與婉兒之間地小暗號。小細節，小手段...婉兒是大寶地妹妹，自然是小寶，小寶貝是也。

洗漱完畢，思思笑著出了門，就如同以往在澹州那般，睡在了隔間地小**。

紅燭一滅，範閑夫妻二人並排躺在**，婉兒像隻小貓似地縮在範閑地懷裏，兩隻手緊緊攏著男子胸前單衣地衣襟，攏地有些用力，似乎生怕某個人就這麼跑了。

“我在這張**躺了十六年。”範閑在黑暗中睜著明亮地眼睛，“打小我就極喜歡睡覺，午睡地時候，從來不需要丫環們哄，自己就這般睡了。”

婉兒嗯了一聲。看著他。

範閑低頭，輕輕吻著她肉嘟嘟地唇瓣兒，含糊不清說道：“可我總覺得沒有睡醒，怎麼娶了你這麼乖地一個好老婆，是不是在做夢呢？”

林婉兒將牙一合。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盯著他惡狠狠說道：“想說什麼就說。”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

